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

姜凡振/著

击落摩羯星



在2007年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演习中，美军飞行员杰森和哈根受到来自莫名方向的干扰后迫降在日本神岛，受到日本医生熊野御堂的精心治疗，服用了一种叫做“生命之神”的药丸，于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凡服用这种药丸的人便从此失去攻击能力，在演习和战斗中屡屡失利，这一现象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在中国军方、科学界邵振先、谭争、邵小蕙和美国特工人员考夫的积极行动配合下，中、美、日三方进行了一场军事、科技的激烈角逐，终于使围绕在“生命之神”周围的迷雾被一层层揭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击落
摩羯星

姜凡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击落摩羯座/姜凡振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3

ISBN 7-5033-1061-8

I. 击… II. 姜… III. 长篇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0)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1

字数:290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17.50元(膜)



作者简介

姜凡振，一九五一年生于山东滕州，一九六八年参军，曾在航空兵部队任参谋、指挥所所长，八五年至今任济南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七十年代初开始创作，已发表中短篇小说《第一百幅天空》、《相遇在运河》、《翠竹》、《女儿墙》、《好汉马奎》等五十余篇，著有诗集《青春的幻火》、长篇报告文学《桂冠上的明珠》、《播种太阳》等六部。作品多次获奖。

谁也不知道，这刀剑是否还会相遇；
谁也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到此结束。

——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

第 一 章

马利亚纳笼罩在一片迷茫之中了。

这时正是黄昏将尽而夜晚尚未完全到来的一段混沌的时光，天幕上没有闪烁的星斗，咸湿的空气中浮游着雾蒙蒙的灰暗，四周被沉重的死寂紧裹着。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十五艘舰艇，正静默航行在这片迷茫的海域。居中的是旗舰“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与它一起编队的有：一艘核潜艇、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五艘护卫舰、一艘扫雷艇和两只辅助船。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完成了持续半月之久的代号为“海啸”的演习，都在静候着太平洋舰

队司令杰克·奥尔上将新的命令。

杰克·奥尔站在“肯尼迪”号指挥塔上朝西北方向眺望着，能见度不足一海里，他目视的距离是无法与雷达及卫星的探测能力相比的，可他却希望自己的眼睛能看到点什么。望了好大一阵子，灰暗愈来愈浓厚了，先前那些尾随着舰队盘飞的一群又一群海鸥不见了踪影，连一声它们的鸣叫也听不到了。杰克·奥尔稍稍改变了一下方位，向正西的海面望过去。忽然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座灯火荧荧的岛，像是提尼安。提尼安在他脑子里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符号，一直是一个一触即亮的记忆代码——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一架B-29轰炸机载着一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从那里飞向日本的广岛。那时他还没有出生，他的肩扛上士军衔的父亲正在提尼安岛空军基地服役，他父亲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战争结束退役回家，找一个好姑娘结婚，然后要一个孩子，最好是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奥尔觉得远方有一道极亮的白光划过来，倏然穿透了他，他仿佛看到自己有血有肉的身躯在这一闪的透视中只剩下了—副苍白的骨架，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站在他身旁的航母大队代理司令、“肯尼迪”号舰长史蒂夫·特纳少将关切地问：“将军，您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将军，我一切都很好。”奥尔又向西北望了望。

“将军，从关岛起飞的直升机快到了。”特纳提醒道。

“几架？”

“五架，载有一百六十人。”

奥尔从指挥塔上走下来，走进舰内灯火通明的指挥室里时，各部门的长官已站在硕大的圆形指挥桌周围等候多时了，尽管他们都在表情平静地默望着海图上阵容整齐的十五艘军舰的模型，奥尔还是能感觉到其中屏息着的焦急期待的心情。他想，是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奥尔走到自己的位置，望了望他们，用嘶哑而低沉的声音说：

“各位，我知道你们都在等待着我的决定，此时我想在宣布新的命令前，先向你们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事实上这个不幸的消息你们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全世界有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因为有许多电台、电视和报纸作了披露，我的宣布，只是向你们正式地证明一下。需要你们注意的是，尽管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但那毕竟没有被证实，我的宣布对外界依然是保密的，明白吗？”

“明白，长官。”大家齐声道。

奥尔说：“各位，我怀着十分忧伤的心情，正式告诉你们，在四十二小时前，从‘肯尼迪’号上起飞的两架F-22‘超级明星’战斗机失踪了，飞行员比尔·杰森和蒂姆·哈根至今下落不明。”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各位，请你们和我一道，来为他们祈祷吧。”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嘴里喃喃道：“我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跟在奥尔之后，特纳舰长、飞行联队长和指挥室各部门的长官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也低低地发出“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平安归来”的声音。

沉默了一会儿，奥尔突然提高了嗓门：“现在，我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参加这次实兵演习的全体官兵致意，因为你们在这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实兵演习中表现得很出色。尽管有很多人批评我们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炫耀武力，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很出色。现在我宣布：演习结束，舰队返航，返航途中好好庆贺一下！”

奥尔在特纳舰长递给他的预先拟好的书面命令上签了名，并写下了时间和地点：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七日十八时四十二分，于东经147度，北纬15度汇交的太平洋海面上。

奥尔的命令下达后，“肯尼迪”号向黑暗的天空发射了许多颗

照明弹，它们均匀地垂吊在天幕上，像一盏盏巨型灯泡放射出白炽的光焰。方圆几十海里的水域和天空被照亮了，庞大的舰队闪着银灰色光芒切浪返航，身后翻卷起的航迹仿佛一条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从关岛飞来的五架直升机降落在灯光辉煌的“肯尼迪”号上，从机舱里面走出来一个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郎，她们的出现，使弥漫着浓郁的胶皮气味的铁灰色飞行甲板上，突然飘起了散发着花的芳香的鲜艳的裙摆，一时间让人恍若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这些漂亮的女孩子个个都是鲜活的，真实的。她们约有一百五十多人，大多来自关岛、塞班岛、罗塔岛和提尼安岛，有的还来自夏威夷和洛杉矶。她们中有舞女，一流的模特，有正在冉冉升起的影视新星，还有风姿秀逸的记者。但她们又确实为梦而来，每个人的请柬上都印有一个海蓝色的“梦”字。在踏上“肯尼迪”号甲板的一刹那，她们又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一种踏入梦境的感觉，这是她们谁也不曾踏入过的一个如梦如幻的新境地。

最后走下飞机的是几名男士。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史蒂夫·特纳舰长便带着这支花枝招展的队伍从指挥塔下的楼梯走进去，穿过一条长长的灯光明亮的走廊，最后到了她们此行的目的地：一个由篮球场临时改装而成的富丽堂皇的大舞厅。

来自整个舰队的有功人员已在这里等待许久了，小伙子们穿着笔挺的闪闪发光的军服，一个个彬彬有礼而又满怀热情。

“噢！……”女孩子们惊喜地叫起来。

魁伟的特纳为自己不同凡响的设计得意地笑了。他突然一甩头发，像乐队指挥那样又猛地一挥手，大厅里响起了优美激昂的《海军圆舞曲》。

“还等什么呀？小伙子们开始吧！”特纳朝军服闪闪的官兵们使劲地挥手。

官兵们像得到了冲锋的命令，立刻从自己站立的地方冲出来，奔向自己的目标。姑娘们欢笑着，狂叫着，迎着冲过来的热烈的目光和滚烫的手臂，旋转起一缕缕多彩多姿的风。

这真是一次绝妙的舞会。特纳想，小伙子们在半个多月的演习中一直处在紧张而又亢奋的状态中，此刻谁都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能拥抱着这些美国最出色的女人跳舞，比奖励给他们什么都来得舒心。

他感觉自己成了一名小伙子。第一个与他跳舞的是个容颜娇美的白人姑娘，一双紫罗兰色的大眼睛深不见底，绿色的紧身裙就像绿色的皮肤紧绷着她健美的身体，犹如从热带丛林里走来的精灵。灯光暗淡下来时，她悄悄说了几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从她的一阵狂吻和手上透出的力量中，他得到了一种飘然若仙的感觉。

“小伙子们，姑娘们，我爱你们！”舞曲一停下来，特纳就举起盛着香槟酒的酒杯大声地叫唤，赢得一片热烈的欢呼。

跳第二支舞曲时，他的舞伴是一个来自关岛夜总会的舞女。她的眼睛闪着雌鹿般慑人心魄的目光，身体柔软如一条蛇。跳了几圈后，她问他：“将军，您对我的爱有多深？”

他笑了笑：“您想想看？”

她说：“我知道，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现在正航行在它的上面。如果将军您愿意，我想陪您下去看一看。”

他惊讶起来：“您会潜水？”

“当然。”她吃吃地笑了。

“海底很冷，压力很大，您会受不了的。”

她加快了步子，围着他举起的手飞快地旋转。灯光再度暗淡下来时，她把他拉出了舞厅。

在一间舱房里，她脱去了裙子，说：“将军，我只收您八百美元。”

特纳顿时惊呆了，他感到全身的血呼地涌上了脑门，在那里插

得嘭嘭响，好像要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有一会儿，他觉得体内有团烈火要把自己烧化了。

这是不曾料想到的事。他这么想着，给她套上了裙子。

“小姐，您叫什么？”

“他们都叫我‘长腿鹭鹭’。”

“‘长腿鹭鹭’，您很美，我乐意帮助您。”

他给了她二百美元，迅速回到舞厅里。

当他再次举起酒杯时，声音变得颤抖了：“小伙子们，姑娘们，我爱你们！”他看到欢呼雀跃的人群中，“长腿鹭鹭”把满满的一杯香槟缓缓地浇到了头上。

奥尔没有进入舞厅。他不想夺特纳的头彩，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倒是很想打上一两局台球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他走进侧厅的台球室，里面空无一人。人们全都到舞厅去了。

奥尔走向指挥室。甲板上突然闪出一个人。这是一个身穿修女服装的姑娘，她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她拦住了他。

“将军阁下，”她说，“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向您提个问题好吗？”

奥尔触电似的一抖，边摆手边大步走开，“现在不行，小姐。”

他逃进了指挥室。

可是这位女记者的穿戴却引起了他的好奇。她是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还是另有别的目的……他坐进皮圈椅里，不由得抬眼望了望巨大的电视显示器，似乎答案写在那上面。

嚓，奥尔听到一声轻柔的声响。电视显示器打开了，巨大的屏幕上再次映出由卫星和飞机发回的演习情况。奥尔突然注意到指挥室情报中心主任弗南迪斯上校就站在他身旁。

这个年轻的上校是跟他成长起来的，反应敏捷而且很会揣摩他的心思，这是让他感到非常满意的。可是这个反应敏捷的家伙有时聪明得过了头，也会办出一些叫他感到尴尬的事情来。就像现在，本来他并不打算再看演习，整个演习情况早就储存在他的记忆里，而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反而被搅乱了。

“弗南迪斯上校，”奥尔抬起一双炯炯有神的鹰眼望着他，决定把记者小姐为什么穿修女服装的问题放一边，先考一考这个过分聪明的家伙，“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什么是美国军队的灵魂？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毕恭毕敬的弗南迪斯迅速收敛了笑容，马上回答道：“将军，我认为应该是也只能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航空母舰。”

这话让奥尔听起来就像喝了一杯威士忌，他喜欢威士忌的味道和感觉。“回答得好，上校。”

“将军，我们都知道，您最爱的就是航空母舰，我们也非常爱航空母舰。”

奥尔赞同地点点头，心想，如果有谁说我不爱航空母舰，那他就是说男人不喜欢漂亮女人、狼不喜欢羊，难道会有这样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吗？此刻，三十多年漫长岁月的海军生涯像一条闪闪发亮的航迹，在他脑海中刷刷地划过，他又看到了经历的每一次战争，看到每一次战争带给他的荣誉和骄傲。他想，事实上我和航空母舰已结下了生死之缘，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与它分开，更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与美国军队分开。谁要是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他先想到了“蠢猪”这个词，觉得不妥；接着又想到了“瞎子”这个词，觉得也不妥；马上又想到了“还没有真正了解我”这样一句话，他认为颇为恰当的。是的，谁要是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还没有真正了解我，那他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国军队的灵魂。

“弗南迪斯，你说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将军，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

奥尔摆摆手说：“不，有一样东西可以替代它，那就是国会议员们的高论，尤其那个共和党参议员，外号叫‘巡回捣蛋’的家伙，应该怎么称呼他？”

“阿瑟·戈登。”

奥尔哈哈笑了，说：“对，就是这位尊敬的阿瑟·戈登先生，他说可以用智能导弹和巡航导弹来取代航空母舰，那样美国可以节省许多军费，而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只需要将智能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射出去，就可以置敌人于死地。弗南迪斯，你对他的高论有何评价？”

“将军，这位参议员的话让许多美国军人感到吃惊。我认为，这位尊敬的戈登先生的主张，其结果是：美国只能进行毁灭性的‘超远程作战’，而在有限战争诸如地区冲突、种族冲突、人道主义使命、维和等中低烈度的战争面前，将会是他妈的一事无成。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军地位随之下降……”他指着屏幕上舰载战机一架接一架从航母甲板上腾空的画面，“将军，如果有一天这种情景不再有了，那将意味着美军的地位不再有了。”

奥尔觉得弗南迪斯的分析很有见地，遗憾的是这意见是抄袭他的。年轻人总喜欢这样搬来搬去，到最后就搬成自己的了。“上校，可是有很多人支持戈登参议员的意见呢。”

“将军，我以为您的意见是最重要的。这一次演习您选用了议论最大的‘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做旗舰，今天晚上又邀请漂亮的姑娘们来‘肯尼迪’号上和我们最出色的军官们进行‘梦’的联欢，将军您是在创造又一个比基尼奇迹，这肯定会引起轰动的。您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想让尊敬的戈登先生们先闭上他们的大嘴巴，睁开眼睛看看军队是怎么干的，然后再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奥尔一向认为有趣的事情很多，但不一定都蕴藏着非凡的意义；有意义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有趣；只有既有趣又有意义而又在恰

当的时间和空间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才可以取得一种惊世的效果。奥尔没想到，弗南迪斯把这件事比作了比基尼，这让他感到意外和惊讶。

谁都知道比基尼是美国试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后来它却成为三点式泳装的代称。奥尔忽然意识到，如果让人们感到这次演习不是在展示一个标新立异的思想，而是在演练一种咄咄逼人的残酷，那就大为不妙了。

“不，不是在创造又一个比基尼奇迹。”奥尔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

“即使不是比基尼，至少算得上一次海啸。”

奥尔打了个哈哈，不想就这个问题谈下去。“上校，有人说戈登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呢。”他又回到先前的话题上。

弗南迪斯沉思了一会儿，说：“将军，据我所知，中国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大山，叫泰山。从泰山脚下爬到它的中天门有很多个台阶，从中天门爬到它的峰顶南天门有三个十八盘，每一个十八盘又有很多个台阶。如果我们把真正的军事专家比做泰山峰顶的话，那么戈登先生现在还没到达中天门，因为戈登先生在军队服役时，最高的军衔记录是上尉，他距离真正的军事专家还有很多个台阶。”

奥尔真的有些高兴了。“上校，你讲得很不错。你觉得我老了吗？”

“将军，我只想向您报告这样一个情况：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演习，很多人认为您在这次演习中，选用了信息技术的数字化作战方式，使用了智能武器、隐形武器与传统的但仍属尖端的武器，如航空母舰，混合编队而形成的武器系统，是最富有活力也是最完美的。他们说奥尔将军的这两点，基本上体现了美军对近未来战争作战方式和武器使用的构想。将军，您是知道的，过去我们举行过许许多多的演习，可是每一次演习都是以‘美军’一方

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的，但是这一次，正如您所宣布的那样，我们取得了成功。没有谁比您更了解美国的海军，也没有谁能像您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军队与武器的能量。”

“弗南迪斯，我不喜欢恭维。”

“不，将军，没有人恭维您。将军，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

“什么问题？”

“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不是计算机模拟，就是实兵演练，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以中国为假设敌？”

“这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事，你明白吗？我只管军事行动上的成功。”

“将军，我明白这一点。可我还是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以中国为假设敌？”

“上校，我们总不会以自己为假设敌吧？”

“将军，我以为事实上，这次演习，从美军生存的意义来说，是以国内对手作为假设敌的。”

奥尔惊骇了，半张着嘴巴望着弗南迪斯许久说不出话来。

“将军，我说错了吗？”弗南迪斯的脸红红的，他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奥尔站起来，拍拍弗南迪斯的肩膀说：“你的话没有错。只是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他离开指挥桌，朝休息室走去。

几乎快走到休息室的门口了，他突然转回身来，对弗南迪斯大声说：“上校，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两架失踪的飞机和两名飞行员，你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如果在回到珍珠港之前，仍没有任何线索的话，到那时你就不是上校了。”

奥尔看到弗南迪斯一下子呆住了，像棵高大的仙人掌僵立在那里，他心里突然腾起一片说不出的快意，疲倦也随之消失了。他

从休息室门口拐了个弯走出去。

这时，背后传来弗南迪斯的声音：“是，将军！”

奥尔走到指挥室门外一时迷失在莫名的兴奋里，他在走廊里徘徊了约有一分钟，尔后推开了会客室的门。

里面已经有一个人，正是那位穿修女服装的女人。女人像只黑色的羚羊从沙发上跃起来，连蹦带跳就到了他身边，一边用左手关上门，一边用右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然后拉着他坐到了沙发上。

奥尔觉得这一切很有趣，拿眼睛打量着她：“小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穿这一身黑衣服？”

“将军，您肯定认识我。”

她又站起来，走到门旁背对着他摘去了帽子，盘在头顶的长发像团金色的云彩抖开了。她脱去黑色长袍，里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裙，上部的衣衩顺着柔美的背沟开到了腰际，柔软的下摆贴得上翘的圆臀垂下，裙下的双腿修长而丰美。奥尔觉得这位记者小姐在向他表演一场有趣的游戏：前半部分展示的是一个小小的神秘，已经结束；后半部分正在进行，先显示她美丽的背面。

她转过身来，迅速摘去了大墨镜，两手抱在胸前，背倚着门，一条腿微屈着，用脚尖点着地。“将军，请您现在好好看看我，我想您一定会想起我是谁。”她微笑着。

奥尔仔细地看了看她，不禁惊呆了，不是因为她那抱在胸前的两手上，托着一对几乎挤出领口的大乳房；也不是因为她前面的裙子下摆中间开了一个衩，被屈起的腿擦开了许多，露出一抹绿色的内裤；而是因为她那个光彩照人的脸蛋儿，在美国没有人不认识这个迷人的脸蛋儿。

“是切斯，好莱坞的莎伦·切斯小姐！”奥尔惊喜地朝她走过去，张开双臂拥抱了她。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你真是美极了。”

莎伦·切斯长得很像十多年前大红大紫的好莱坞超级明星莎朗·斯通，只是一双碧眼看上去比莎朗·斯通的还要矇眛些，给人的感觉那里面仿佛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闪动着一种深邃的毛绒绒的光亮。

她凝视着他。“将军，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您，您比照片上见到的还要威武。”

奥尔开心地笑了，说：“切斯小姐，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你不把自己包裹严实，怕是寸步难行。”

“将军，叫我莎伦，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这样亲切。”

“好吧，莎伦，真没想到你会到这里来。”

莎伦拿手指轻轻划动着鲜红的嘴唇。“将军，我想，您一定知道我到这里来的原因吧？”

“这个……我一时想不出……”

“您再想一想。”

奥尔眨了眨眼睛。事实上从认出她的第一眼起，他就已猜到她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了，但他不想挑明，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拿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来应付她。

“咱们可以坐下来谈。”

莎伦从桌子上的小包里掏出一本电影画报递给他，然后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将军，我想您如果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的话，那么您看一看这本电影画报就能猜测出来了。”

奥尔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起了画报。这本一年前出版的画报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刊载了好莱坞巨片《天上人间》的剧照，女主角是莎伦，男主角就是那个已失踪了四十五个小时的叫比尔·杰森的飞行员。

奥尔记得这部影片的首映式是在夏威夷举行的，当时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山姆曾邀请他出席并讲话，由于他要飞赴欧洲参加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只好以别的理由委婉地辞掉了。但他没有让